

方成自述

此生无巧不成书

无巧不成书 心的解放
收藏琐记

.....
最初的漫画路

黑白社
老话重提

.....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方成



大家出版社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方成自述

李辉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成自述/方成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9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060-0

I. 方... II. 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885 号

方成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常 然 成 艳

责任校对 方 丽 霍红琴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96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4.30 元

特别声明 本书文字及图片为著作权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违者必究

总序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目录

方
威
自
述

◎自序·····	1
----------	---

◎此生无巧不成书

一生简历·····	3
我的创作历程·····	7
无巧不成书·····	11
由不得我·····	15
难忘的画和事·····	17
不关心说政治·····	19
心的解放·····	28
收藏琐记·····	33
难解之谜·····	39

◎我这个“败家子”

晚成的童年·····	46
败家子的回忆·····	52
从阮玲玉说到左垆头·····	56
我家规矩·····	60
我家权威·····	62
想起老家·····	65
老北京·····	67
市场文化·····	72

老师的名字	76
-------------	----

◎最初的漫画路

黑白社	80
四年“黄海”	85
闯上海	92
老话重提	98
香港三年	102
忆九华径	110

◎与妻子一同走过的日子

深情永记	116
值得怀念的生活片段	124
深切的怀念	129
难忘的三十五年	134
下放阳江	140
想起“牛棚”	144

◎难得一乐

想起厨艺	154
忙人·杂家·乐神	158
认识侯宝林	161
和侯宝林的交往	166
人生一乐	170
韩羽和阿达	174
探亲记	179
偶然得来	183
我的自行车	187
打油	191

忙啥·····	195
从透支开始·····	198
相对说·····	201
二十年成果·····	204
从日记看生活·····	207
脚野·····	211
忙人自话·····	216
◎后记·····	218

自序

自
序

前几年，朋友就劝我写自传。那时我正忙，没顾得上。前两年，卢继恩先生受出版社之托来访问，问的是我一生的经历，写了出版。为便于发行，出版社约定，写法用第一人称，像我自己写的。而实际上内容还是一问一答，不问不答，很受约束。因此引起我自己写自传的念头。我几十年来从事文艺工作，在创作和生活各方面，总会有所感而为读者所关注，值得写出来的。同时又想到，已届耄耋之年，前景难卜，还是现在写吧。好在都是自己身边的事和自己所想，写起来不难，也就打定主意开始写了。

我平时画漫画，写杂文，都是评论性的作品。写惯了，也想借这种写法，叙中有议，或是借自己的生活阅历，理出对生活逻辑性的认识。所以我立意由感而发分题来写，既是回忆，又是评论。先交代简历，然后按时序写下去，想到什么写什么。请看——

方成自述

此生无巧不成书



在广东省靠珠江口的地方，有个香山县。县里有个村子，叫翠亨村。自从村里出了一位推倒清朝皇帝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香山县就改名为中山县，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人物。离翠亨村不远有个左步头村，现在简称左步村。村子不大，住着欧、孙、阮三大姓人家，其他姓的人很少。我是孙姓人，名叫顺潮。阮姓中有一位早年电影演员，叫阮玲玉，是全国知名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东江纵队有个支队以县中的五桂山为根据地，先和日寇，后和国民党对抗。他们活动在各村子里，白天属白区管，夜间就是他们的天下，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支队领导人是我们村欧家的，名叫欧初，建国后曾在广州市委任职，记得是位市委书记。县城那时叫石岐，语言近广州话，音调不像广州话说出抑扬有致那么好听。左步村属南朗镇，今名南朗，话说的是闽语系的，和石岐话截然不同。如说“下雨”，北京人听了能吓一跳——音近“着火”！沙溪镇语言也属闽语系，和南朗话有些不同，例如“吃饭”的“吃”，说法就不一样。以船为家生活的疍家人，他们说话我就听不懂。

我父亲孙笑平（或绍平），在族里按辈排名“桥芳”，属“芳”字辈的。他在北平（今北京）平绥铁路局任文牍课课员。“平绥”指的是从北平至绥远——今内蒙古，铁路终点站是包头。

听妈说，我出生在北平，从小她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回到南朗镇

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作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可因为捏的人多，谁也无法把我捏成和某一位一模一样。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祖父孙文达。

左起：五弟、母亲、四弟、姨婆、三叔、顺蛟、伯母、祖母、大姐、叔母、顺潮（我幼年时）。

左埗头村，“埗头”是小河码头的称呼。小弟弟（五弟）夭亡，大弟弟顺佐比我小两岁。

中山近海，乡间外出打工的人很多。我祖父文达公和伯父润芳我都没见过，他们很早去了美国。祖母、伯母、叔母和她生的堂兄顺蛟和我的大姐顺合住在较大的一座房子，我们一家四人住另一座房子。房子是祖父寄钱盖的，还买了八十亩田使家人收租为生。叔父霭芳在平绥铁路上当站长，他和我父亲都寄钱来维持生活。

我九岁时，母亲又带我们去北京。我在家（礼路胡同，今西四北头条）附近的铭贤小学插班上四年级。记得学校在西四北不远的帅府胡同（今西四北二条），和平民中学相邻。从小学毕业后，我进入位于祖家街的市立第三中学。一九三三年初中毕业。那时我们家已搬到西四牌楼东的大拐棒胡同一号。我毕业时，父亲被裁失业，带全家回乡下，只留下二哥顺理在北平大学工学院任助教，我投考有宿舍的弘达中学。一九三六年毕业，考上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一九三七年，



发生日本大举入侵的七七事变。我回乡下，向学校请求停学两年，保留学籍，到香港住在舅父家。一九三九年北上入川，到迁往乐山县的母校继续就读。一九四二年毕业，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研究社是从天津迁到乐山之南的五通桥镇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一九四六年我辞去“黄海”职务，只身赴上海，改行从事漫画创作，以此为生。我是在学校办壁报两年多学会画漫画的。

一九四七年末，我从上海返中山探亲。此时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因国民党战败，上海白色恐怖加剧，我又去了香港，仍以从事漫画创作为业。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回到久别的北京，入《新民报》任美术编辑。一九五一年调到《人民日报》，任文艺部美术组编辑，后转国际部。一九八六年九月，离职休养。

我父亲前妻生二子一女，长子夭亡。前妻早逝后，父亲又娶我母亲，她也是左埭头村人，住在欧族那边。我是母亲所生的长子，有弟妹六人，一弟一妹早夭。二哥在新中国建立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他是留学美国学汽车工业的，曾任长春市副市长。大姐顺合远嫁印尼华侨。如今二人均已去世。大弟弟顺佐，因父亲失业只能读到小学毕业，他一直任汽车司机，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十三路公共汽车司机，今已退休。大妹顺玉是小学教师，已退休。小弟顺贤（今名孙立）大学毕业后从军任飞机场地勤工程师。小妹顺衍从军复员后在保定气象局工作。他们也退休了。

我在一九五一年和陈今言结婚。她在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



二哥顺理、二嫂孙志绥和孩子们。



和父亲、四弟顺佐。
(1956年)

后，任女十二中教师，婚后任《北京日报》美术组负责人（副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遭批斗，身心被摧残，于一九七七年夏，猝死在同仁医院。一九七八年我和苏继瑛结婚，一九九四年离异。

和陈今言共同生活二十五年，所生三子，均已就业。第三子孙晓纲任《中国少年报》编辑，从事漫画创作。长子继东，次子继红。

我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主管漫画组稿、创作和漫画方面的通联工作。时值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我创作和组织的漫画稿，都是针对作战敌方的政治讽刺画，同时也写与此相关的杂文，因此主要和国际部联系。一九五七年因一篇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过堂》和为袁水拍的讽刺诗配的一幅漫画，均被批为“毒草”，从此一些社会活动被消减。在一九六六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仍是这两件作品使我被押进“牛棚”监督劳动达十年之久。“文革”被粉碎后，我脱离文艺部美术组转到国际部，直到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

离休后一直和侯宝林共同研究有关幽默理论问题，写文章，出版理论著作，写杂文，画漫画。平均一年出版两本书。

这是我一生经历的简略记录。除此之外，因公出访日本一次，韩国一次，应美国有关方面邀请去过一次。

我的创作历程

我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以漫画为业，画漫画在报纸期刊上发表，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回顾走过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来总结一下。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第二阶段是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夏，第三阶段是一九七六年秋至今。

第一阶段是在旧社会，我初次进入漫画创作行列。那时我已大体掌握连环漫画的艺术技法，对独幅漫画还不熟悉，处于摸索和学习时期，边画边学。所以一开始，主要是用连环漫画投稿。避居香港之时，画逐日连载的连环漫画《康伯》，独幅漫画较成熟的少。记

《赶地摊》。(196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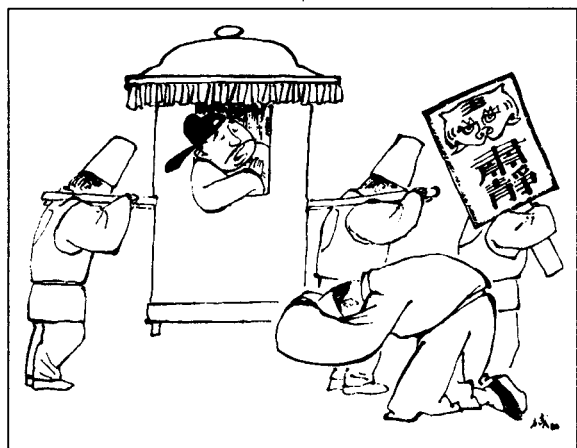
得在一九六〇年，为米谷主编的大型《漫画》杂志所作的连环漫画《美国兵在台湾》和《乔大叔》，是被人认为比较成熟的，被人称许之作。那时我作新闻漫画，向报纸投稿。最早是与钟灵合作达四年之久，然后开始进入创作历程的第二阶段。一九五一年进入《人民日报》任专职漫画的编辑，就以新闻漫画为专业。





《武大郎开店》

——我们掌柜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



《不要叫“老爷”》

——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

那时期我国正在朝鲜和越南与外国作战，我所画的都是对敌斗争的新闻漫画，和新闻相配合发表在报纸上。在这段时期内，有几年配合政治运动的讽刺画，都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错误作品。及至一九六六年夏到一九七六年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时期，我已完全失去作画条件，成为政治上的受害者了。在这个阶段之内，我从事的是新闻漫画，其他漫画所作有限。这时我已经开始写杂文，也写相声和喜剧小品。杂文除一九五七年写的《过堂》之外，都是有关国际问题的讽刺性作品。此时我对单幅漫画在艺术上已渐成熟，个人艺术风格已明显。初期还和以前一样用钢笔作画，很快改用传统绘画方法，画在宣纸上。又因配合新闻同时发表，作画要求赶时间，必须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一件

作品，由此得到锻炼。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运动之后，人们都不敢画有关国内问题的讽刺画，我再也没画过这种漫画了。及至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破产，完全垮台后，中央实行改革开放和宽松些的政策。一九七九年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聆听邓小平同志的祝辞，知道允许画有关国内题材的漫画了。我立即请假创作一批讽刺画，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现的个人全国漫画展览。曾在十几个大城市巡回展出，也在香港展览。这次创作完全有感而发。因创作时间充裕，所以这段时间里创作激情旺盛，艺术构思从容。至今还不断在报刊上

发表的《武大郎开店》、《神仙也有缺残》、《不要叫“老爷”》、《钓鱼》等等这几幅画，都是那时画的。有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如《武大

郎开店》、《业余档案家》和《告状》。有的是对当时存在，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如《终身大事》、《娱亲图》、《神仙也有缺残》、《苦读未悟图》、《脑瘤手术》等等，为数更多。这些有关思想、作风和一时的不合理现象，都是平时就想到，也和朋友谈到过的事，自然会用漫画表现出来。例如忌才妒能，干部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意识，做官当老爷作风之



类，一般人常提到也议论着。有的领导人在开会时还提到“不要当武大郎”这句话。《武大郎开店》曾编成河北梆子剧演出，天津电台广播，我录音了。传闻其他地方如广东也曾编成戏演出过。对官场上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这个不正常的浪费现象至今仍未见减退，更是群众所关注的。国家财产被人吞掉，纳税人很心疼。《一边精打细算，一边送礼吃饭》、《不是天灾、胜似天灾》这类的漫画至今创作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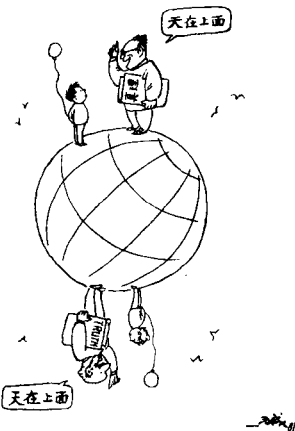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我开始以传统国画形式作漫画，其中以《神仙也有缺残》看得最明显。后来继续画了百幅，最近都捐给广东中山市了。这种漫画有观赏性，人愿意把画挂在墙上，为我国大众所乐见。这可算是现在一种新尝试。古时虽有，但极罕见。许多亲友向我求画，所要的全是这种形式的作品。

正因作这种形式的画很适于题上打油诗，由此我也开始作起打油诗来，也算是副产品吧。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本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我为这本书配了一些漫画，都是用漫画图像协助解释哲学理论的。这种画过去我没见过，曾被报刊编辑推崇，作介绍。如《天在哪里？》和《观点不同》是为讲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立场不同，观点就不同所作的插图。

我是从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的。离职之后，时间全由自己支配，因此除漫画创作之外，又研究漫画理论和幽默理论，写出一批书出版，其中包括七本杂文集。从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二年的这十六年中，我的画集、理论著作和杂文集以及主编的集子总共有三十二本，平均每年两本。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已印出样本，二〇〇三年出版，

《观点不同》。（因立场不同也）



《天在哪里？》。